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十八章

余姊行後，忽忽又三日矣。此日大雪繽紛，余緊閉窗戶，靜坐思量，此時正余心與雪花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。余思久之，遂起立徘徊，歎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，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，不能自弭耶？學道無成，而生涯易盡，則後悔已遲耳。」余諦念彼妹，抗心高遠，固是大善知識，然以眼波決之，則又兒女情長，殊堪畏怖。使吾身此時為幽燕老將，固亦不能提剛刀慧劍，驅此嬰嬰宛宛者於漠北。吾前此歸家，為吾慈母，奚事一逢彼妹，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，累余蝨身於情網之中，負己負人，無有是處耶？嗟乎，係於情者，難平尤怨，歷古皆然。吾今胡能沒溺家庭之戀，以閒愁自戕哉？佛言：「佛子離佛數千里，當念佛戒。」吾今而後，當以持戒為基礎，其庶幾乎。余輪轉思維，忽覺斷惑證真，刪除豔思，喜慰無極。決心歸覓師傅，冀重重懺悔耳。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，母氏知之，萬不成行矣。忽而余妹手托錦制瓶花入，語余曰：「阿兄，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，阿兄月旦，其能有當否？」

余無言，默視余妹，心忽恫楚，淚盈余睫，思欲語以離家之旨，又恐行不得也。迄吾妹去後，余心顫不已，返身掩面，成淚人矣。

此夕，余愁緒復萬疊如雲，自思靜子日來慙慙，已有病容。

跡彼情詞，又似有所顧慮，抑已洞悉吾隱衷，以我為太上忘情者歟？今既不以禮防為格，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，敘白前因，或能有我。且名姝深憐，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？思已，整襟下樓，緩緩而行。及至廊際，聞琴聲，心知此吾母八雲琴，為靜子所彈，以彼妹喜調《梅春》之曲也。至「夜迢迢，銀台絳蠟，伴人垂淚」句，忽而雙弦不譜，音變滯而不延，似為淚珠沾濕。迄余音都杳，余已至窗前，屏立不動。

乍聞余妹言曰：「阿姊，晨來所治針黹，亦已畢業未？」靜子太息答余妹曰：「吾欲為三郎制領結，顧累日未竟，吾乃真孺稚也。」

余既知余妹未睡，轉身欲返，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，細詰余妹曰：「吾妹知阿兄連日胡因鬱鬱弗舒，恒露憂思之狀耶？」

余妹答曰：「吾亦弗審其由。今日尚見阿兄獨坐齋中，淚漣漣下，良匪無以。妹誠愕異，又弗敢以稟阿娘。吾姊何以教我慰阿兄耶？」

靜子曰：「顧乃無術。惟待余等歸期，吾妹努力助我，要阿兄同行，吾寧家，則必有以舒阿兄鬱結。阿兄蒞吾家，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，豈不大妙？不觀阿兄面龐，近日□分消瘦，令人滋恨。今有一言相問吾妹：妹知阿母，阿姨，或阿姊，向有何語吩咐阿兄否？」

余妹曰：「無所聞也。」

靜子不語。久之，微呻曰：「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？余雖勿慧，曷遂相見則……」言至此，噫焉而止。復曰：「待明日，但乞三郎加示喻耳。」

靜子言時，淒咽不復成聲。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，萬緒悲涼，不禁歛歔泣下，乃歸，和衣而寢。